

艾芜全集



艾芜全集
故乡
第05卷

成都时代出版社
艾芜全集出版

艾芜全集

第五卷

· 故乡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芜全集. 第5卷 / 艾芜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411-3857-7

I. ①艾… II. ①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1032号

艾芜

AIWUQUANJI

全集 05 故乡

GUXIANG

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
编辑统筹 郭 健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韩 华 王 冉
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
封面设计 任 熙
责任印制 唐 茵 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时代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30mm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3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57-7

定 价

105.00元



|| 1958年在北京



1954年在北京什坊院家中



1958年在北京

目录

A I W U Q U A N J I

故 乡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4

第三章…… 028

第四章…… 040

第五章…… 049

第六章…… 064

第七章…… 076

第八章…… 085

第九章…… 099

第十章…… 107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30

第十三章…… 151

第十四章…… 158

第十五章…… 171

第十六章	179
第十七章	195
第十八章	216
第十九章	238
第二十章	246
第二十一章	258
第二十二章	278
第二十三章	321
第二十四章	340
第二十五章	355
第二十六章	365
第二十七章	387
第二十八章	395
第二十九章	403
第三十章	409
第三十一章	419
第三十二章	434
第三十三章	443

《故乡》校后题记…… 451

《故乡》修改后记…… 454



故
乡

第一章

碧绿的茶树，把满山满岭都装饰起银白的花朵，敞在暖和阳光的天底下，闪烁出无数小星似的光辉。这是故乡！

赤褐色的泥土，点缀起棵棵的青松，森严静寂的林中，时时有鸟鸣的声音，播送出来。这是故乡！

人家屋前的枞树腰身上，缠着臃肿的稻草，水牛黄牛躺在下面休息，它们都半闭着眼睛，宁静地嚼着胃里翻出的干草。这是故乡！

村巷里乱堆起棕黄的牛粪，屋角上冒出松柴气味的火烟。生了蛋的母鸡，则在土墙那边，兴会淋漓地高叫。这是故乡！

一路看着故乡的景色，在这南方冬天的时候，余峻廷终于到了家。他家所在的村落，紧靠着山，面对狭长的平原。山后和村落左边，绕过一道清澈的江流。

村后的山岭，从脚到顶，都是密密长着篁竹和常青的树子，终年都拿茂盛浓绿的景色，做着黑瓦粉墙的背景，分外把村庄显得清幽和静寂。原野收过水稻了，但长着甘蔗的园子，到处都是，尾梢露出一片青色，还像夏天植物一般的葱绿。流过村边的江面上，常常有人划着木排和竹筏，静静悄悄地浮过。只在稍远的江边，才有磨茶油麦面的水车，日夜不断地，唱着单调的歌声。余峻廷落屋一袋烟工夫，全村的人，都晓得他从远方回来了。连一个在城外附近当小学校长的堂兄叫作余峻城的，也得了消息，赶回来看他。依照家乡待客的风俗，余老太太便摆出一桌家常茶点，让自己一家人和本家邻居，都快快活活地坐着吃。有些坐不下的，便从别人肩膀上伸手抓拿自己喜欢的东西。余老太太看见儿子端起一杯黑红色的浓茶，放到嘴边上，就担

心微笑着说：“许久没吃，你怕吃不来吧，这是瑶山茶！……底下该没卖的？”回头还向那替人筛茶的女工，带着歉然的神气说：“刚才没想起，该少放点茶叶！”

女工金嫂放下装茶的土瓦罐子，一面现出不以为然的神情，勉强笑着，硬声硬气地说：“说哪里话！从小儿吃过的，到大时还不是很喜欢吃！像于今吃小菜不放辣椒，哪一个过得！”

余峻廷呷了一口，觉得茶味很苦，便赶快抓一片红糖来吃。余老太太见他吃了一片，又去拿一片吃，便替他选了两个顶大的冷油果子，放在茶杯边，柔和地说：“尽吃那个做什么？你看，我今年做的，多大！你五六年没吃了。小时候好爱呀，……这个顶大了！”又放一个给儿子，跟着又向众人得意地说：“没根藤那婆娘，那天还说，伯娘，你有财气哪，你今年冷油果子做这么大！……我看我有什么财气嘛？”

众人又像奉承，又像说笑地说：“呵呀，你老人家，还说没有财气，今年哪个想得到，峻廷会回来？这不是财气是什么？”余老太太望着众人，叹口气：“咳，看来还是日本鬼子打得好，不然的话，你就去几封信试试看？电报怕都催不回来！”随即假装出不高兴的样子，瞧着儿子说：“底下就那样好耍？舍得把一个老人家成年成月丢在屋里头！你哥寒假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你那份家私分跟你，由你自己去收租纳税好了！我不爱管的，我淘那么多气做什么？我不晓得甩甩脱脱去打麻将！”

余峻城喝着茶，微微笑着说：“这，你老人家又不能怪他嘛！峻廷，我晓得的，他这几年在外面，无非想做点大事情！老实说，回来做什么事嘛？池小不养鱼，这还不用讲，先就教育界而论，应该说是神圣的！哼……”他看一看在座的人，摇一摇头，不再说下去了。余峻廷望一下他的堂兄，又看一下他的亲嫂子，他明白堂兄不讲下去的原因，是县里的教育局长，正是他嫂子娘屋里人。但他嫂子并没理会这些话，只忙着招呼儿女。

余老太太嚼着红糖片，接着说道：“这年成兵荒马乱的，哪里有回来的好。实在屁股尖，板凳坐不稳，那就请你嫂子回去说一说，县里何愁没事做！俗话说，事情不在小，只要做得好！”

嫂子推开站在身边的孩子，吩咐他们快到外边去玩，一面回头来瞧着家娘和小叔道：“我哥哥，一说就成的！哪有亲戚家，不帮这点忙？要不然，那还认亲戚做什么？”

余峻城不露声色地微笑了一下。

这时城内报时刻的晚钟，啾啾地响了五下。静寂高朗的天空，业已渲染起黄昏时候的云霞！先前吃茶，还可看见窗外橘树梢头的落日余光，此刻却已褪得没些儿踪影。

余老太太等到钟声停了，便向媳妇说：“五点钟了，烧夜饭吧！今晚不弄什么菜，就把那块腊肉腊鱼熬来吃吧！”

媳妇跟着女工走进火落里去了。邻居和本家些，也陆陆续续散开，回家去了。

余老太太单对余峻城说：“你不要走，今晚就在这里吃饭。……你高兴的话，还可以陪你打几圈。”

“几么时又安起这样的时钟了？”余峻廷对着他的堂哥，略略诧异地问。他一路到家，都不觉得故乡有什么改变，一切都和六年前离家时候，一模一样，因此，这一点响彻黄昏的钟声，不禁使他起了异样的感觉。

“我不敢打了，同你老人家打，哪一回不输？”余峻城对老太太笑着说了这句话后，又回答余峻廷，稍微摇一下头，讥讽地说道：“这就是他们闹的新花样咄！”

余峻城是很喜欢打麻将的，这时禁不住议论风发起来，尽量发挥他那讽刺的口吻。“他们本事真大，明年教员都要由他们局里请了。很好，很好！我们做校长的，落得清闲！”

余老太太在整理着灯，预备天黑了好点，就插嘴说道：“要是城里不禁赌就好了，你不好天天打麻将！这是你们太胆小，要是他敢禁到我家里来，试试看！”

余峻城用二指头敲一下桌子边，略带愤激的语气，嘲笑着说：“你老人家不用忙，他们总有一天的，连你请女工，都要看他们的命令。他们顶爱管闲事，他们什么事都要包办的……”

媳妇徐松青走进来了，余峻城还想继续说下去的，便突然住了口，只瞟她一眼，笑嘻嘻地说道：“他们真是本事大！我们这辈子赶不上了。”

媳妇徐松青朝地上寻了一会儿，忽然朝桌子边，躬下身子说道：“呵，掉在这里的！这小奶仔！”她捡起一只小鞋子，拍一拍灰，便又走出去了。

余老太太望着媳妇的背影，小声向余峻城说道：“听说北路的人在向省城告，这真的么？……他也太吃得很了，球钱没一个，竟开起那么大的银行来，只想人家用他发的纸票，那你就是老祖宗，也招人恨咄！”

余峻城擦燃洋火，点起一根线香，普吐普吐地吃起水烟来，半晌朝门外看了一下，才带着激动的口气说道：“告也是空的，人家省里有熟人！真是古话说得好，朝内有人好做官！”说到尾后的话时，他就望着余峻廷。

余老太太拿剪刀剪着灯芯，一面抱怨自己似的说道：“人老了，真不行，眼睛不清楚，手又不灵活，一剪就歪了……嗯，这下子该好了吧。”点燃灯之后，又拿第二盏灯来察看。

媳妇徐松青又进屋子来了。

余老太太向她焦躁地问道：“没根藤还没来过么？……真有他的，我这回实在忍不住了，我不骂他一场，他不晓得我的厉害！”

“怕赶墟没回来吧？”

徐松青看她老人家一眼，这么回答一句，就赶快抽身走了。老人家提起嗓子，高声恼怒地叫道：“金嫂婆嘞，你在做什么？你去替我看看喃，看十七哥回来没有？他回来了，你告诉他，我说的，叫他来打一头！”

这时一个挑着东西的汉子，走进大门来了。只听见他说，“很干的，就挑进火落里吧！”接着，灶房里有柴落地的声响。

余老太太赶快走到客厅门口，带着高兴的声调，招呼来人：“你怎么到这阵还挑来。快些来吃！……你来看看喃，峻廷老表都回来了。”

接着又走回桌子边上，摸了摸茶果碟子，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够了，等下就有饭吃！”

一面又望着余峻廷，脸色温和地说：“雷家吉生老表你还认得吗？你们小时候，多要好！”

挑柴的汉子走进客厅来了，一面拿一张蓝布宽带子，在擦脸上的汗水。脸子红黑，颊骨突出，神情略现呆板，但却给人一种忠厚的感觉。身材不高不矮，很是粗壮。他带着不好意思的样子，向余峻廷问：“廷老表今天回来的吗？”

余峻廷连忙起来让坐，略略应酬几句，就觉得没有什么话讲了。这并不是没有话讲，倒是一时不晓得从哪里说起。他今晚首先觉得，他这位老表，似乎很有些笨拙鲁钝，和他一向保存的记忆显然不同：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活活泼泼地，又顽皮，又爱讲话的。

余老太太安排雷吉生坐下，替他倒茶，一面欢欣地说：“我猜想，你总是忙得很，其实倒不必着急，我还有烧的哩！这夜了，挑东西走路也难吡！”

雷吉生吃着茶果，谁也不看地，只是红着脸说：“忙自然忙，一年到头，总没什么闲！我担心明天下雨，我拴好牛，就给你挑来。走夜路，倒没什么，我们下去挑盐的时候，走多少夜路。那些山路，真是吓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又端起杯子吃茶，一面却拿眼睛，睃一睃余峻廷。余峻廷听见说到出远门的话，便记起他先前唯一的志愿，要到省城去看一看的事来，就趁势问他：“吉生老表，这几年到省城去玩过吗？”

雷吉生喝一口茶，急忙吞下，赶口地答允。说他还不曾到过，但答话的神气，总显得有几分拘束似的。余峻廷也微微感到有些不自然起来。倒是余峻廷摸一摸短胡子，接过嘴去说：“这一墟，盐又涨价了吧？有人说，涨到三吊，是不是？”

这一来，雷吉生倒神色宁静多了，他回答道：“涨了，三吊都冒过头了！我就是卖快一点，要不然的话，等一墟再卖，你看！咳，没有财气，总是没法子想的！”

余老太太笑着责备他说：“你们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喃！还说没有财气！你们现在一挑盐，要赚多少去啰！过几天，我们炒菜也不放盐了，看你们去赚嘛！”

雷吉生也笑着说：“你老人家真是爱说笑话！不单是这里涨吡，要是那边不涨，这倒有点赚头！”

余峻城插嘴说笑起来：“盐，我看是应该涨涨的，要不然的话，你老人家的纸票，会发霉烂掉哩。”

余老太太立刻现出庄严的样子说：“你又在乱讲了！这年成，哪个还有什么纸票嘛！你不晓得，在上海读书，一年要花多少钱？”

余峻廷不禁脸红起来了，因为毕业后还叫家里汇钱去用，早就在母亲跟哥哥的信上，看出对他很大的不满。同时出了学校一两年光景，没有找着一件事做，至少在余峻城他们心里，会认为这是没出息的事情，所以一经母亲老人家提起，就很有些害羞。又见母亲说这几句话的神情，虽然不是有意要说他，可是自然而然露出几分憎恶和责备的神情。并想起母亲一向那样的吝啬，要一百只寄五十，就不免有些愤愤起来，很想说一句硬话：“到底使了多少钱，我变牛变马都会还你。”但一想着：这才回来哪，便只得竭力忍着了。

余峻城没有注意到他，仍旧说他的笑：“你老人家真是说得像，就像比我还穷似的。我请问，你敢让我搜一搜么？柜子里，枕头下，哪处不可以摸出一卷来？”

余老太太大笑起来：“你去摸吧？岂止一卷，简直可以摸出几大捆哩……哈哈，那全是买来正月间包油果子过礼用的。”

雷吉生吃完茶，像在自己家里似的，把茶罐茶杯碟子都收开，一面笑着说：“她老人家真的说实话，纸票一定没有大卷的。”

余老太太连忙抢着说：“对的，对的！倒是吉生说得不错！”

雷吉生笑着说：“我说得对吗？你老人家的钱，全是硬铮铮的光洋哪！”

余峻城哈哈大笑起来，一面还喃喃地说：“有的还在别人手上生仔哩！”

这话也使雷吉生大笑起来。

余峻廷瞧着雷吉生的脸子，觉得这人又回复到先前那样的活泼了，并不全是一味呆痴痴的，大约一向跟静默的泥土，不说话的牲畜混久了，也受了它们呆笨板涩的影响了吧。他笑的样子，天真单纯，笑就是愉快地笑，全不像余峻城笑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复杂，还藏有别的东西。余峻廷渐渐感到这幼年时代的伴侣或为一种东西弄生疏了的，又慢慢地亲近起来。

大门外有脚步声进来了，并未走进客厅，就听见金嫂婆在外面大声说：

“十七哥来了，老太太！”

“到火落里去坐！”余老太太连忙出去招呼他，一面微笑着的脸子，立即显得冷冰冰的。

余峻城看着余老太太出去之后，独自现出微笑的神情，小声打趣地说：“来的这位，就正是替钱养仔的奶妈啰！”

关于母亲在家里放高利贷的事情，余峻廷一向在同乡人的口上，就约略听见一点，且引为莫大的耻辱。记得住在上海法租界一处弄堂里面，同几个朋友在晒台上纳凉，谈到中国农民的问题，他认为主要之点，是许多农民，没有田地。其中一个说：“其实呢，只要没有人放高利贷，农民的生活，也就没有什么悲惨了。”

这位朋友素来是个坚持和平论调的，认为一切只能慢慢改良，循序渐进，断不可以一步登天，操之过急。但余峻廷在当时听见这么说，却禁不住脸红了，仿佛对方在讽刺他。其实才认识一两面，他家里的情况，自然是一点也不知道。现在一落屋里，就看见这一幕不名誉的戏剧，正搬在眼前公演，简直非常气恼起来。

余峻城和雷吉生，都静静地没有讲话，显然有意要听听火落里面，到底在进行什么严重的事情。余峻廷知道他们对于母亲剥削穷人的情形，当然比他还要明白，但他却不愿意他们在他面前打听这类可耻的事情。同时，他也不愿意倾听，他怕自己听了不能冷静下去，弄得一回家就同久别的母亲冲突，也未免有些难堪。他就急忙找话去问雷吉生：“老表，你们那边征过兵没有？”

雷吉生立即掉头望着他，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余峻城便对吉生解释说：“你老表问你们那里抽过壮丁没有？”随又代雷吉生回答：“征过兵了，他那边同我们一样，归平吉乡管。”跟着又向雷吉生说：“听说，就快要举行第三次抽签了，你还不知道吗？”

雷吉生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指关节扭得克克地发响。

两人沉默了，余峻廷还想找一句话来问，譬如米价之类。但还没有说出，就给余峻城打断了。“你在外头消息灵通些，我问你啰，为什么我们的军

队，一直那样败下去？”

“有些地方不能说是败，只是我们采取的战略不同，我们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切建设落于人后，只有用消耗战游击战去同敌人打……”

余峻廷很热心地把这个问题解释下去，但还没有把要说的话一半的时候，就看见余峻城已经无意听了，不时把脸朝灶房那面望去，余峻廷只好不讲了，他晓得他这位堂兄，还是跟先前一样，没什么改变，谈话时候，虽然喜欢拉扯到国家大事，而实际上，心里倒并不怎样关切。他所以要拉扯到政治方面，正是由于“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种传统观念束缚了他。他今天的身份，他觉得就恰当于清朝时候的秀才，如果不知天下事，岂不有失面子。而且在生意人手艺人以及种田佬面前，能把天下国家，拿来高谈阔论一番，也正是一件使人生敬的漂亮事情。但要仔仔细细，把国家大事研究下去，那又可不必要了。第一是自己不想做官，用不着做策论文章，还弄那些透彻做什么呢？

倒是雷吉生没有怎样关切灶房那面，他望着余峻廷，厚嘴唇动了几下，又伸手抓一抓耳朵，倒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余峻廷便现着鼓励的神情，望着他，意思仿佛在说：“你说吧，不要拘束，像刚才同姑妈那样讲最好！”

但雷吉生终于没有开腔，好像有些碍难出口似的，只是又把手指节子扭得克克地发响。

火落里突然传来愤怒的声音：“难怪人家叫你没根藤，真是一点也不错！你这样做事情，你是一辈子都脱不掉这个丑名声的。”

这是余老太太在大声地嚷叫。客堂里三个人都吃惊地向火落那边望去，以为还有什么下文，但却没有吵下去了，只有另一个声音，小小的，衰弱而且悲哀，不大听得清楚，单听见“我求求你老人家”或是“我实在没有法子”等语句。接着又听见余老太太怒气勃勃的声音：“我肯信你，借就有法子，还就没有法子！”

那种声音的凶恶，简直使客堂里边的人，都感到有些害怕。雷吉生和余峻城在这时候，都向余峻廷看了一下。一直感到难以为情的余峻廷，不禁连耳朵颈子都红起来。火落里十分静寂了，忽然有小菜急骤落下油锅的声音，